

宁波人的那碗泡饭

柴 隆

泡饭，于宁波人而言，总是情有独钟，不少人从小吃泡饭长大。

无数个清晨，在老墙门内，身穿睡衣睡裤的主妇揉着惺忪睡眼，拖着鞋，晃悠悠下楼来到灶跟间，捅开封了一夜的煤球炉，放上钢精锅子，顺手取下吊在灶梁钩上的饭篮箬箕，抓几块隔夜煮熟的“冷饭娘”入水，盖上锅盖烧煮，然后忙着去倒马桶……这一轴世俗风情画面，在昔日宁波的市井里弄，寻常可见。

泡饭，宁波人更喜欢称作“汤饭”。泡饭与粥是两码事，粥是生米熬的，泡饭由隔夜的冷饭加水煮成，非但全无粥的黏糊，而且汤水干净，颗粒分明，用宁波话来说就是“煞煞清爽”。

全家老小洗漱完毕，钢精锅子里的泡饭已煮好，但宁波人不说煮，而谓“放”，唤作“放汤饭”。听着半导体里的“新闻和报纸摘要”，全家人捧起一碗热乎乎的泡饭，端出酱菜、豆腐乳、“续落羹头”隔夜菜，可丰可俭，奢简由己。

偶尔，难得有碟苔菜花生米，抑或蟹糊、黄泥螺，那可要再添一大碗了，一家老小呼噜呼噜吃得热火朝天，几碗落肚，浑身每一个细胞跟着神清气爽起来，直吃到脚底心也微微冒汗，钢精锅子中一粒饭也不剩。

早些时候，稻米紧缺，老百姓常吃稀、少吃干，仿佛宁波人自觉实行粮食紧缩政策。倘是中餐、晚上吃大米炒饭，总要花上点工夫，烧几碗正经点的菜肴，而早上的一顿泡饭，过点咸、酱菜、烤麸之

类的即可打发，除了省米省菜，还省时间。

说到底，泡饭是回锅饭。省时间，意味着省柴禾、煤球煤气等燃料。水滚后便可出锅，所以外省人难免要讥笑：宁波人早餐一碗水泡饭，几分钟内搞定，吃了就饱，撒一泡尿，肚皮瘪兮兮，不到中午要闹肚饥，最会“做人”。更有甚者，上海人吃泡饭的“寒酸气”，说是宁波人传过去的，谁能讲得清？

泡饭，若要“放”得好，也需技巧。旧时没冰箱，隔夜冷饭，宁波人会把剩饭倒入“饭篮箬箕”，吊在灶梁上，或挂在窗口通风处，以防变馊。用箬箕吊过的剩饭来放泡饭，风味与冰箱储存的剩饭有天壤之别。吊过的剩饭，风干了些许水分，煮沸后，表面黏，内里糯，米粒光滑，如珠似玉，已臻内外兼修之境，趁热嚼上一口，米粒像会自动往喉咙里滑，尝过之人，深有体会。

不少老宁波有“一滚头”的秘诀，将水煮开，放入隔夜饭，用勺子细细碾开结团的冷饭，再次开锅后大功告成。如此“一滚头”放出的泡饭，汤清、米滑，爽口至极。泡饭最忌久煮，常有忙碌的主妇顾此失彼，忘记灶头上的泡饭，使之滚了又滚，变成一锅汤浊米糊的厚粥烂饭，失去泡饭爽利精髓，面目模糊，食之索然无味矣！

宁波人的那一碗泡饭虽好，却也不能独自成篇。若要吃得畅快淋漓，“下饭”须配得好。这个好，并非奢侈靡费，而是繁简由己，只要符合各人胃口，就算对路。榨

菜、咸齏、腐乳、咸蛋是大路货色；苔菜花生、四喜烤麸、熘天菜芯属坊间经典；臭冬瓜、苋菜管、臭芋蕻乃“剑走偏锋”；而隔夜羹头、碗底剩下的红烧带鱼冻、温酱油的老油条，则是锦上添花。

至于气膏蟹糊、黄泥螺、新风鳗鲞、三曝咸鳊鱼，堪称泡饭之经典。有些下饭，譬如鸡爪豆瓣酱、雪菜毛豆子、乌贼蛋炖肉饼子，似乎专为泡饭而生。

吃腻清汤寡水，偶尔换换口味，宁波人也会放一碗“菜泡饭”。碧绿的鸡毛菜切碎，放入滚烫的泡饭中，“撬”上一筷子熟猪油，滋润丰腴。在泡饭里扔进几片年糕、糯米餛、芋艿，米粒爽口，年糕软糯，锅巴焦香，惬意乐胃，似有说不出的别致，有年糕等充量，也比往常添出几分气力。这几分气力，是要帮上班族轧上拥挤的公交车，帮上学的孩童，做操念书直熬到上午的第四节下课……

从瘪三成长为大老板，铜钿多了，天天在外应酬，衣食无忧，早饭总得改善些，吃好点了吧？实则不然，你若问他什么最好吃，还是屋里厢的一碗泡饭最乐胃。

胃的乡愁虽属形而下，但永远最诚实。猪油汤团、水磨年糕固好，泡饭长期是宁波人早餐的主角。从子城初建到宁波开埠，那些稍纵即逝的黯淡景致，如展开的陈旧画卷，未登大雅之堂的泡饭，历久弥新，伴着热气入口的快感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宁波人，它也是生活的琥珀。

夜已深，万籁俱寂。褚三饥寒交迫，欲起身回家。忽见大路西边有个比夜色更深的人影，步履匆匆。

此条大路，是宁波、绍兴两府之间的要道，平时，来往行人络绎不绝。时值腊月廿八，夜色笼罩，行人稀少。有两拨返家的客商，结伙搭伴。褚三不敢轻举妄动。

渐渐近了，借着朦胧的月光，褚三看出，是一个背着小包裹的老人。褚三冲出乱草，举起柴杖，拦在路中，大声吆喝：拿出银子，放你活路。

老人放下包裹，立在旁边。包裹落地时发出沉闷的响声。褚三抓过包裹，像拎起一只鸡，举到眼前，掂了掂分量。发出的声响立刻引起了他的喜悦：没白等。

老人浑身颤抖起来。褚三解开包裹，迟疑片刻，取出两锭银子，放在掌心，托对月光，看了看，放入怀中。他重又系好包裹，似乎要刻意恢复原样，然后，递向老人。

老人挪了挪脚，没动身子，一只伸出的手又缩回，害羞似地躲到背后。

褚三把包裹往路上一摆，说：年关已近，被迫无奈，我拿十两够了，其余物归原主。

老人后退一步，仿佛地上的包裹是个圈套。

褚三走出几十步远，回头，老头还像一棵枯树，立在路中央，显然惊魂未定。褚三再走一段路，回头，老人已融化在夜色里了。

褚三像刚从同一个发财的梦里走出，这梦他做过多次，怀中已焐热的银子证明这不是梦。他刹住脚，仿佛重返梦境那样，先是疾走，后又奔跑，追了差不多两里路，那个老人又慢慢从夜色中浮现出来。

老人停下来，把包裹放在路上，呆呆地立着，说：要拿，你

□ 小说

一夜之劫

谢志强

就拿吧。

褚三的气息几乎扑到老人脸上，他看到老人的疑惑和惊慌，说：老伯，我跟回来，没恶意，前边那段路，很冷僻，有树林，要是再遇劫，你的银子不保，还可能危及性命，我想护送你到前边的镇子。

老人说：我以为你反悔了，赶上来呢。

褚三说：我知道，吓坏你了。

两人结伴，就有了话。话冲洗了夜色，似有了光亮。

褚三说他怕过年。半年前，给娘送葬，借了五两银子，三天前，张店主派人捎来口信：年底若还不清本息，大年初一就要封屋拆墙。他说：家里缺米少盐，哪有钱还债？走投无路，才干此勾当。他还说：瞒着妻子，妻子胆小。

老人也坦诚相告：慈溪彭桥人，杭州开了家药铺，此次在绍兴收账，误了航船，只能徒步回家。他说：官府苛捐杂税，名目繁多，开个药铺，小本生意，勉强养家糊口。

褚三没透露自己家在临山的一个小村庄，说：今夜这两两银子，就算向你借的，日后一定归还。

老人说：若你要做生意，我愿再出银子相助。

褚三说：够了够了，我已惭愧了，要是大白天，我都不敢与你面对面。

两人且行且聊，不知不觉到了镇前。褚三说：我会去找你的。

那一夜，老人第一次笑了。

褚三没告诉妻子，那一夜的奇遇，只说：借了钱，拆东墙补

西墙。

还了钱，连本带息，八两银子。过了年，褚三用剩余的三两银子，在临山镇开了杂货铺。夫妻俩勤劳节俭，和气和善，生意渐好。有一次，褚三上门送还了顾客遗落的银子。一时间传为佳话。

每年腊月廿八，褚三敲着店门，亮着红烛，畏惧噩梦，通宵无眠。妻子也不来打扰，任他静坐守烛。

第三年，腊月廿八，褚三突然提出要去慈溪彭桥村，而且携妻儿同行，还叮嘱妻子带上五十两银子。

妻子只是疑惑，丈夫从未说起过那里有亲戚呀，为何还带上如此重礼？

褚三生怕吓坏妻子，隐去了深夜打劫的劣行，只说当年借了十两银子的事情：还债，开店。没有“昨天”，何来“今天”。他打探到老人已告老还乡，说：人家不来了，我们上门还。

老人的生日恰在腊月廿八。见了老人，恍如昨日相遇。奉上三十两银子，偿还本息，另外这二十两银子，祝贺寿诞。褚三委婉地表达了谢罪之意。

老人说：多了，多了。又说：不提，不提了。褚三仿佛终于走出了腊月廿八之夜的梦，说：没有那个夜晚，何来我的今天？老人拂手，笑着说：忘了，忘了。

老人竟宣布褚三是他失散多年的亲戚。而且，吩咐家人，留褚三一家三口，盘桓几天，过完年再走。

(姑娘)一脸笑容地说，这是求偶的男女在对情歌，是阿哥在寻找阿诗玛。

普者黑在远古时代是一片浅海。随着造山运动和地壳变化，海水退落，形成了现在的60多个湖泊。这片水归入南盘江，到下游就成了珠江。有了普者黑这样一串翡翠般的湖泊作源头，“珠江”也就不枉其名了。

物换星移，沧海桑田，许多景物早已失却先前的模样：梁山水泊已成一片旱地，白洋淀的“腰围”越缩越小，洞庭湖也早已黄汤漫卷。

普者黑，却依然是世外桃源般的自然模样。

天然的屏障，使得她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。纵然有茶马古道从它身边逶迤而过，铜铃的叮当却未对它构成丝毫骚扰。历史舞台上演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幕，也未波及普者黑。皇帝的朱笔将柳宗元发配到永、柳二州，将苏东坡发配到更远的海南岛，却没有把谁发配到这里。皇权本想禁锢那些文坛大师的精神光芒，却不料让蛮荒之地生长出一代风华茂树。徐霞客旷达的脚步似乎没有踏上这块宝地，他倒是去了滇池，接着腿脚一滑就奔向西边的大理……时间到了现代，中国的南方又有了一次接纳中国最优秀文化人的机会，但这个机会最终给了桂林和昆明。多少年后，这些地方都变成了旅游胜地，而过于喧闹的应酬来攘往，也使风景陷入疲于应付的境地。

普者黑却保住了自己的本真。天色已晚，该回转过。四下望去，辨不清所在方位。月亮再次从云中踱步而出，渐渐望见临桥的岸边，也看清了同去的白漫漫的脸。于是我俩相视一笑。

法国小说家拉克雷泰尔说：“城市有的是一张脸，乡村有的是一个灵魂。”那么，普者黑的灵魂又是什么？

野草丛中美妙的歌声还在忽远忽近地起伏着，让人感到那歌声没有句号……

泛舟普者黑

林俊燕

普者黑是个地名，位于云南文山州，它在彝语中意为“鱼虾多的地方”。游览普者黑，自然得坐船。我喜欢那里的湖水。宽大的水面像块柔软亮丽的绸缎，小舟似箭，一下把这绸缎裁开了。

无风的时候看湖，微澜不惊，好似长睡不醒。湖面漂浮着大片大片的荷花，蓦然一群水鸟掠过，划破了荷叶与云天之间的那块空白。

远远近近的山从水里长出来，大大小小竟有200余座，缥缈的雾岚在山间忽断忽续。单看一座，山形并不独特。一座座连起来看，那就奇丽了。那些山，大都没有文人墨客的题咏，印象中的遗迹，也只是狮子山上古人凿刻在石壁上的鸟儿及人们生活的场景。山都不高，却蓊郁。红椿、香樟、云杉往岭上挺拔，黑节草、马兰花、灯盏花在崖壁争艳。茂密的植被，让人看不出有什么路径可以上去，其实不少山暗藏洞穴，人们从这头进去，从另一头出来。有的还可直接划船进入。

月亮洞中，有一排石磬。敲击它，会发出动听的音乐。早年栖息在洞里的山民，击磬歌舞，该是怎样的乐趣。噼噼啪啪的声音在前面响起。四个壮汉在水中布下长长的渔网，用竹竿四下里赶鱼。鱼儿受到惊吓，慌忙逃窜，便被网眼套住。原始的捕鱼方式，让人觉得时光慢得像一百多年前的邮递马车。

屋舍多傍水而筑，土黄的墙，蓝灰的瓦，陈年的院落，不知贮藏了多少和风细雨的日子。屋檐下悬挂玉米和红辣椒，两种耀眼的色彩在夕阳下辉映，折射出农家的质朴与热情。流碧滴翠的细竹，像凤凰的尾巴，长在院

落周遭，让人想起那首葫芦丝名曲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。水边有一片空地，人们在晚间点燃篝火，跳起世代相传的舞蹈，表现打鱼、耕作和情爱的场景，粗豪、野性的嗓音，奔放、舒展的舞姿，似乎要把人们带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初年代。

小船沿岸而行，绕山而转，垂柳依依，荷叶亭亭，看似到头了，又转入一条新的水路。吱呀一声，哪扇木门敞开，一女子走下台阶，细腰弯处，一桶清水就提在手里了。一圈圈波纹，自其转去的情影后荡开。几个顽童从竹林间跑来，扑通扑通跃入水中，不多时，冒出一个小黑脑袋，忽地又钻入水中不见了。同船的彝族阿哥(小伙子)说，普者黑的男男女女都是在这样的碧波中泡大的。

鱼儿悠游在云天倒影的水里，看似在浅处，伸手却无法抓到，倒是搅动了一枝粉荷。裙裾一般绽开的荷叶上总有三两颗水珠晶莹滚动，间或被下边的水鸟触动了，水珠便叭嗒一声落入湖中。荷的影子、山的影子、云的影子在水中重叠。我想起了余光中先生的一句话：翻动一片荷叶，就翻动了一部《诗经》。

船划向更宽阔的湖面，正好亮白的月揭开了面纱。说不上是水面粘了一层月光，还是月光镀上了一层清水。突然有歌声飘来，让人有意外的惊喜，纯正毫无杂质的声音经过荷叶层层扩散，在水面一圈圈回旋到很远。这边唱了，那边就有人应。慢慢寻去想个究竟，船近了，歌声便停了。硕大的荷叶间，一枝枝荷花徐徐而动，冷不丁会依花露出个月光般皎洁的脸庞。船儿远了，歌声又起。我们船上的阿乃

景中人



钱钢 摄

永不气馁的“刘郎”

清 宸

印象中，诗人大都多愁善感，且越是才高八斗，心高气傲，在现实中一受打击，就越容易精神萎靡，自怨自艾。但似乎也不可一概而论，比如在唐代，就有一位仕途坎坷、屡遭挫折、心理素质却异常强大的诗人。他在诗中表：“世道刚颠波，我心如砥柱”。此人便是刘禹锡。

刘禹锡，祖籍洛阳，因安史之乱爆发，其父刘绪迁到了浙江嘉兴。刘禹锡在嘉兴出生成长，自幼博览群书，除了儒家经典，还精通诸子百家、天文医学。唐德宗贞元六年(790年)，十九岁的刘禹锡离开江南，游学长安，在二十二岁那年进士及第，同年高中的还有他一生的好友柳宗元。两年后，刘禹锡被授予太子校书的职务，在东宫，他认识了著名改革家王叔文。

贞元二十一年(805年)，唐德宗驾崩，太子李诵继位，即唐顺宗。唐顺宗非常支持王叔文和王叔文推行的整顿吏治、打击宦官集团、变更财政制度等一系列改革。刘禹锡时任屯田员外郎等职，乃“二王”改革集团中的核心人物。可因“永贞革新”触动了藩镇势力和宦官集团的利益，遭到他们反扑。宦官们又趁机鼓动风发作作的皇帝册立皇长子李纯为太子。待唐宪宗登基，“二王八司马”事件发生，王叔文被赐死，王伾死于贬途之中，刘禹锡、柳宗元等“八司马”一律远谪，且“纵逢恩赦，不可在量移之限”。这种事情，换成别人，肯定就

满腔愤恨，几近绝望了。但我们来看刘禹锡在离京途中写的那首《秋词》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秋天蕴含着萧瑟、落寞甚至荒凉的文化意象，极易勾起人们的悲剧情绪。然而刘禹锡这首诗里没有半点悲情愁绪，反而积极昂扬，理由也简单：为国为民，改革弊政，我，何错之有？

刘禹锡第一次被贬的地方是朗州(今湖南常德)。按制度规定，他本来能在衙门里住三间房子。可当地官员策某故意刁难，让他去住简陋的南门。刘禹锡随遇而安，南门就南门吧。南门外有一条江，诗人面江而居，看千帆竞渡，欣然写了一副对联：“面对大江观白帆，身在朗州思争辩”，以表自己对改革的信念未曾动摇。策某看到对联，很生气：你给我搬到北门去住！刘禹锡不以为意，又搬到北门。此间的居住条件更差，不过这里有河流有垂柳，刘禹锡又提笔写下“杨柳青青江水平，人在常德心在京”，意思很明白：身在江湖，心系庙堂，兴国除弊，此志不移。策某一看恼羞成怒：好了，北门你也甭住了，搬到另一处又小又破的房子去！孰料，恰是这间破房，成就了刘禹锡的千古名篇《陋室铭》。策某这下彻底泄了气，他终于意识到，自己遇到的不是一般人，此人不仅文采出众，抗击打能力更是强悍无敌。刘禹锡就这样安贫乐道地住在“陋室”中，写下《秋声赋》《山阳城赋》及哲学篇章《天论》三篇等。

元和十年(815年)，刘禹锡被召回京。他心情不错，去玄都观看花，并赋诗一首：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，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诗中讥讽之意呼之欲出，于是刘禹锡就又被贬了，这一次是播州(今贵州遵义)。在唐代，那绝对是个鸟不拉屎、鸡不下蛋、乌龟不靠岸的地方。亏得好兄弟柳宗元上书要求“以柳易播”，即将自己的贬谪地柳州换刘禹锡的播州。宪宗有点被两人的友情感动，改贬刘禹锡去了连州(今天的广东)。

宝历二年(826年)刘禹锡和白居易在扬州会面，催生了两首大作。一首是白居易的《醉赠刘二十八使君》，诗人用“亦知合被才名折，二十三年折太多”的句子，感慨朋友的蹉跎岁月。另一首就是刘禹锡的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，“不知悔改”的刘禹锡又一次开启了自己的外放之旅。

刘禹锡的终极理想其实和杜甫的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差不多，祈求一个百姓安居乐业的“治世之道”。尽管没能实现愿望，但他从未气馁，譬如晚年和老友们诗酒唱酬，听白居易感叹自己老病衰朽时，刘禹锡回复的仍是励志金句：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

“运河风情·宁波记忆”征文(影像)活动结束

由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、宁波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中心、宁波市水文化研究会、宁波市作家协会、甬派文艺频道联合主办的“运河风情·宁波记忆”征文(影像)活动日前结束。

本次征文共收到市内外稿件1002篇(件)。进入初选的有文字类稿件285篇，视频16集，照片43组。最后评出文字类稿件一等奖2篇，二等奖4篇，三等奖6篇；照片一等奖1组，二等奖2组，三等奖2组；短视频一等奖1集，二等奖2集，三等奖2集；荣誉奖4个。

陈爱棣《爹爹，轮船终于回家了》、蔡同英

《最忆一百间头》，获得文字类稿件一等奖。俞丹桦《湖边打了几口小井》获得照片类一等奖。金俊、张寻《六月冰舞》获得短视频类一等奖。

荣誉奖作品分别为冯江《从三江口到河姆渡》、王剑波《故乡，永系心中的家山》、武晋宁《特别的军规：宁波版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》、周子正《“红帮文化”领袖王才运与我的祖父》。

其他获奖作品名录详见《文学港》杂志、《宁波遗产》《宁波水文化》《浙忆库·昨日》与“冰厂跟”公众号。